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CAESAR AND CLEOPATRA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英〕萧伯纳 著

杨宪益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英)萧伯纳著;杨宪益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苏福忠主编)

ISBN 7-02-003558-2

I. 凯… II. ①萧…②杨… III. 英语-对照读物,
戏剧-汉、英 IV. H3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961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张文芳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Kaisa He Keliaopectela

(英)萧伯纳 著

杨宪益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95 千字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558-2/1·2708

定价 10.00 元

前 言

这套丛书的名字比较长：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还应该长一点才更准确，比如叫做“名著名译英汉对照翻译教程读本”，因为这更接近我们费尽周折编出这套书的全部用意和目的。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

名著。外国文学名著成千上万，按说选出十种八种，做成英汉对照读物，奉献给读者，不应该是难事。但凡事怕讲条件。英汉对照读物不宜太长，最好在七、八、九万字的篇幅；体裁要丰富，至少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要照顾到；英语难易要兼顾，各个时期尽量不漏，写作风格多样化；译文优秀，确实可以作为翻译教程式的读本……这么多条件相加，名著挑选起来就有相当难度了。多亏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多年来出版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丰厚积累，虽然花费了不少力气，但结果相当令人满意。且看我们所选作品的书目：剧本有《哈姆莱特》、《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理想丈夫》；长篇小说有《名利场》和《简·爱》；中篇小说有《伊坦·弗洛美》、《黑暗的心》和《啊，拓荒者！》；短篇小说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三个戏剧。流传下来的优秀戏剧作品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必须阅读优秀的戏剧作品。另外，戏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小说形式没有出现之前，戏剧是文艺创作中最具包容量的形式。小说出现后，戏剧除了不断丰富自己，仍然保持着所有文艺创作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就是舞台演出。小说可以朗

读,但是没法在舞台上演出。要想登台演出,还得改编成剧本。因此,戏剧仍然是阅读的主要对象。《哈姆莱特》不仅是莎士比亚的扛鼎之作,也是所有剧本中的公认代表之作,其深度、广度和厚度,只有亲自阅读才能领会。莎士比亚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山,后来者只有仰望的,没有叫板的,偏偏出了个萧伯纳要与他试比高低。萧发愤读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全部),勤奋写作(共写了五十余部),政治上创办费边社。莎士比亚有个名剧叫《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写古罗马人的人性和爱情。萧说,不,古人更喜欢政治,不信你看我写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后者也成了名剧,还拍成了电影,成为电影经典。才子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却说,爱情和政治都重要,唯美主义更重要,我来写一出唯美剧本《理想丈夫》让你们看看。于是,《理想丈夫》集爱情、政治讽刺与社会风俗于一本,上演时轰动一时,也成了名剧。

长篇。为了适合英汉对照,我们只能选长篇小说名著的完整章节。我们选了萨克雷《名利场》中的八九万字,首先是因为这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是因为这个译本已经成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本。所选的几章当然是其中最精彩的,完全可以当做短篇小说看,却又大体上窥见了全书中的几个主人公。萨克雷生前十分走红,许多后起作家都对他十分仰慕,夏洛蒂·勃朗特就是他的追星族,醉心文学,终写出一部《简·爱》献给他,勃朗特也从此成名。

三个中篇。实际上,英语文学里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明确概念。三四万字的短篇仍视为短篇,五六万字的作品就可以算作小长篇了。这里所选的三个中篇分别在八、九、十万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篇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剥葱皮一样把殖民主义者的心

态一层层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影响之大,先是在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直接接触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写出了《荒原》,后
又在八十年代造就了轰动全球的电影大片《现代启示录》。
美国心理派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以特有的细腻和力量,在她的
最负盛名的《伊坦·弗洛美》里,写出了当初美国从农业国
转向工业国的物质问题和道德问题。《啊,拓荒者!》,美国
女作家威拉·凯瑟的名篇,把美国人务实而浪漫的民族性,
写得令人心潮澎湃。

最后是两位在中国读者群里最有声望的美国作家——
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马克·吐温的幽
默讽刺和欧·亨利的巧妙构思,使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坛。我
们选收时尽量照顾他们的创作特色,例如马克·吐温的《百
万英镑》和《败坏哈德莱堡的人》,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
《最后的常春藤叶》、《警察与赞美诗》,等等。

名译。“名译”的基点是译作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考
验,已经得到读者和专家的认可。大部分名著出自名家之
手,如朱生豪、吕叔湘、杨宪益、杨必、张友松、黄雨石,自然
算得上“名译”了。不过,这套丛书还特别强调了解放以后
文学翻译的历史与传统,变化与取向。解放前的文学翻译
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不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但是自由
发挥随意删改的译风也确实存在,甚至在一些翻译作品中
相当厉害。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出版翻
译作品方面扮演着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角色。经过几代外
国文学编辑的编辑和修订,共同努力,因此留住了一批解放
前的翻译作品,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吕叔湘的
《伊坦·弗洛美》,徐霞村的《鲁滨孙飘流记》,等等。更重要
的是通过淘汰,修改和碰撞,翻译界渐渐产生共识,形成了一
种认真、严谨、准确、精当的译文标准取向,与当代白话文
更加接轨了。读者通过每一种书的千把字的“翻译谈”,完

全可以体会到这种变化和历史。

在这十种翻译作品里,《哈姆莱特》、《伊坦·弗洛美》、《名利场》可归为一类。它们更注重段落的信息,有时不惜打乱一点句序,力求更传神,更口语化,更接近白话文小说的味道与表达。译者能做到这点,靠的是雄厚的英文和汉文底子,尤其汉文。《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翻译,两种文字都照顾得很好;杨宪益、朱光潜、杨周翰、潘家洵,都算得上这种优秀的翻译的代表。《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的翻译,是一种更容易反应作者写作风格的译文。《简·爱》是目前英语作品之中汉译版本最多的。吴钧燮的译本是较早的,超过了过去的译本,后来的译本又无一可及,从此不难看出翻译不是谁都能做好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啊,拓荒者!》、《黑暗的心》和《理想丈夫》则代表了今后译文的走向。

英汉对照。译家和编辑有一句大白话:译文和原文对不上(或对得上)。这话往往代表一种翻译的优劣标准。这个系列的所有翻译都是“对得上的”,尽管程度上会出现差别。但是读者在对照英文和汉文的时候,一定要琢磨一下,消化一下,发现有“对不上的”也切不要立即下结论,最好回头看看书前的那篇千把字的“翻译谈”,然后再下结论。你这样做了,无论发现什么结果,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飞跃,英文的和中文的。

读本。既然是读本,首先考虑的是为读者服务。无论英文中文,均有难易之分。按我们的设想,先读短篇,而后中篇,然后长篇,最后是戏剧。但是如果你只读英语,参考译文,那么先读戏剧里对话倒是一个提高英语理解的有效捷径。

另外,前边说过,我们的这套书应该叫做“翻译教程读本”才更尽其意。曾看过几本类似翻译教程的著作,我看都

是误人子弟。因为他们都竟敢告诉读者从句怎么译,复句怎么译,什么介词怎么译,什么主谓宾怎么译……天哪,真有敢说敢做的!但是,我们知道,许多优秀的译家都承认他们从优秀的译本中获益颇多,翻译的经验和感受很重要,例如,“关键是‘信’‘达’”、“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一仆二主”、“五点谈”、“首要原则是忠实、并力求神似”、“学会表达”、“拉住两个朋友的手”,等等,都在每一读本的前面作了具体而珍贵的详述。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翻译教程的话,这些类似“翻译谈”的东西才当之无愧。

最后是一点点礼物:每本书的封底给读者准备了一段精彩的英语,你读读看,译译看,找找译文对照看,看你会发现什么?

苏 福 忠

2001年8月1日

关键是“信”“达”

很感谢出版社决定把我在五十年代翻译的萧伯纳的戏剧《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重印成英汉对照本。

我当时所以翻译这个剧本，记得是为了纪念萧伯纳这位世界文化名人，出版社约了一些文化人，翻译介绍萧伯纳的一些名著。我答应译两个剧本，《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便是其中之一。剧本不是我自己定的，但我也并不反对，因为这个剧本是一部名著，而且还拍过电影，很多人都知道的。

解放后，我在一九五二年从南京调到北京，在当时的外文出版社工作，翻译《鲁迅选集》及其他我国古典名著，同时在业余时间也担任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部委员。除了搞汉译英的本行工作外，也搞一些外译中的翻译工作。所以我就成为一个职业的翻译工作者，虽然我原本是当过好几年的大学教授，也教过英文和历史，但兴趣总是在搞文史研究方面。时光过得飞快，我搞中译外和外译中的文学翻译工作一转眼也过了半个多世纪，算是一个老资格了。很多人都来过，问我有什么翻译工作的经验。我很怕谈什么翻译体会，因为我自己实际上觉得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新经验。我们中国人不但自己有过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而且有过汉唐以来两千年左右的翻译外来文化的好传统。但是过去从鸠摩罗什到玄奘的翻译经验，总结起来，也不过只有两个字，就是“信”与“达”，两者都很重要，缺一不可。向我国介绍西方文化名著的严复曾说过：“译事三难信

达雅”。其实“雅”只是“达”的一部分。“达”而能“雅”，才是真正的“达”。过去鲁迅和梁实秋的辩论，“宁信而不达”，还是“宁达而不信”，都是错误的，这用不着讨论。采用音译的方法来解决翻译上的问题，也只是一时不得已的办法，如“电话”原来译作“德律风”，后来才改用“电话”，和现代人用“因特网”等译法一样。我这本书的书名译作《凯萨和克莉奥佩特拉》也不够通俗，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总不能为了通俗化，就译成《霸王别姬》吧。那样岂不使人想起这是一本关于西楚霸王相遇虞姬的历史剧，或关于京剧梅兰芳和杨小楼的东西？扯得太远，就此打住，请原谅一个八旬老人的胡言乱语。

杨宪益

2001年6月10日

CAESAR AND CLEOPATRA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PROLOGUE

In the doorway of the temple of Ra in Memphis. Deep gloom. An august personage with a hawk's head is mysteriously visible by his own light in the darkness within the temple. He surveys the modern audience with great contempt; and finally speaks the following words to them.

Peace! Be silent and hearken unto me, ye quaint little islanders. Give ear, ye men with white paper on your breasts and nothing written thereon (to signify the innocency of your minds). Hear me, ye women who adorn yourselves alluringly and conceal your thoughts from your men, leading them to believe that ye deem them wondrous strong and masterful whilst in truth ye hold them in your hearts as children without judgment. Look upon my hawk's head; and know that I am Ra, who was once in Egypt a mighty god. Ye cannot kneel nor prostrate yourselves; for ye are packed in rows without freedom to move, obstructing one another's vision; neither do any of ye regard it as seemly to do ought until ye see all the rest do so too; wherefore it commonly happens that in great emergencies ye do nothing, though each telleth his fellow that something must be done. I ask you not for worship, but for silence. Let not your men speak nor your women cough; for I am come to draw you back two thousand years over the graves of sixty generations. Ye poor posterity, think not that ye are the first. Other fools before

序 幕

曼菲斯城瑞亚^①神庙的门口。光线阴暗。在漆黑的神庙里，一个庄严的、自身发着光辉的鹰头神人隐约可见。他非常轻蔑地向这些现代的观众扫了一眼，最后向他们致辞说。

安静些！别出声，听我讲话，你们这些古怪的岛民。好好听着，你们这些胸前贴着白纸^②，上面不写一字（来表示你们心地纯洁）的先生们。听着，你们这些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小姐太太们，你们不让你们的男人知道你们的心思，故意让男人觉得你们佩服他们，认为他们又强壮又威风，可是，实际上你们的心里却拿他们当做糊涂的小孩子看待。看看我的鹰头吧，要知道我就是瑞亚，曾经是埃及的一位大神。你们不能跪下来给我磕头；因为你们都一排一排的挤得动不得了，而且遮住了彼此的视线；同时，无论什么事你们要看别人怎么做了之后，自己才敢去做；因而常常在紧急的情况下，你们尽管彼此嚷着应该怎么做，可是仍然什么也没有做。我不要你们崇拜我，我只要你们安静一些。你们男人们不要讲话，女人们也不要咳嗽；因为我要把你们带回到两千年前，前六十代的古人那里去。你们这些可怜的后代人，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世上的第一代人。在你们之前也有过

① 瑞亚(Ra)是古代埃及人信奉的一位大神；它是太阳的神。

② “胸前贴着白纸”是说英国绅士们穿晚礼服时浆硬的白衬衫。

ye have seen the sun rise and set, and the moon change her shape and her hour. As they were so ye are; and yet not so great; for the pyramids my people built stand to this day; whilst the dustheaps on which ye slave, and which ye call empires, scatter in the wind even as ye pile your dead sons' bodies, on them to make yet more dust.

Hearken to me then, oh ye compulsorily educated ones. Know that even as there is an old England and a new, and ye stand perplexed between the twain; so in the days when I was worshipped was there an old Rome and a new, and men standing perplexed between them. And the old Rome was poor and little, and greedy and fierce, and evil in many ways; but because its mind was little and its work was simple, it knew its own mind and did its own work; and the gods pitied it and helped it and strengthened it and shielded it; for the gods are patient with littleness. Then the old Rome, like the beggar on horseback, presumed on the favor of the gods, and said, "Lo! there is neither riches nor greatness in our littleness: the road to riches and greatness is through robbery of the poor and slaughter of the weak." So they robbed their own poor until they became great masters of that art, and knew by what laws it could be made to appear seemly and honest. And when they had squeezed their own poor dry, they robbed the poor of other lands, and added those lands to Rome until there came a new Rome, rich and huge. And I, Ra, laughed; for the minds of the Romans remained the same size whilst their dominion spread over the earth.

Now mark me, that ye may understand what ye are presently to see. Whilst the Romans still stood between the old Rome and the new, there arose among them a mighty soldier: Pompey the Great. And the way of the soldier is the

别的一些傻子,看见过太阳的起落,看见过月亮的盈缺。你们也和他们一样,而且不如他们伟大;和我同时代的人建立起来的金字塔到了今天还存在着,而你们辛辛苦苦堆起来的垃圾堆,就是你们叫做帝国的那东西,尽管你们想要使它增高,把你们的死去的儿孙的尸体尽量往上堆,现在已经烟消云散了。

听我说吧,你们这些受过强迫教育的人。要知道,就像今天有一个旧的英国和一个新的英国使你们在两者之间不知何去何从一样,在我被人崇拜的那时候,也有过一个旧的罗马和一个新的罗马,当时的人们也是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旧罗马又渺小又可怜、又贪婪、又凶狠,在许多方面都很坏;但是因为他们志向不高,工作简单,所以他们认清了自己的志向,做了自己的工作;天神们也可怜他们,帮助他们,加强他们,保护他们;因为天神们对于渺小是能够原谅的。那时旧罗马像那骑了马的乞丐一样,被天神宠幸得意忘形了,它就说,“看,我们太小,既不富裕,又不伟大;要变得富裕,变得伟大,只有抢穷人、杀弱者。”因此他们就抢劫他们本国的穷人,终于在这方面变得很高明,知道用那些法律可以把抢劫变成冠冕堂皇的事情。他们挤干了本国的穷人之后,就去抢劫别国的穷人,吞并别国的土地,这样就终于造成了一个又富裕又巨大的新罗马。我,瑞亚神,却自己冷笑;因为罗马人的心胸还是那么狭小,虽然他们的领土扩充到世界各处。

现在听我讲,这样你们才可以懂得下面要开演的戏。正当罗马人还在新旧罗马之间徘徊的时候,他们中间出了一位英雄的军人,那就是伟大的庞培。军人的道路是死亡

way of death; but the way of the gods is the way of life; and so it comes that a god at the end of his way is wise and a soldier at the end of his way is a fool. So Pompey held by the old Rome, in which only soldiers could become great; but the gods turned to the new Rome, in which any man with wit enough could become what he would. And Pompey's friend Julius Cæsar was on the side of the gods; for he saw that Rome had passed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little old Romans. This Cæsar was a great talker and a politician: he bought men with words and with gold, even as ye are bought. And when they w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words and gold, and demanded also the glories of war, Cæsar in his middle age turned his hand to that trade; and they that were against him when he sought their welfare, bowed down before him when he became a slayer and a conqueror; for such is the nature of you mortals. And as for Pompey, the gods grew tired of his triumphs and his airs of being himself a god; for he talked of law and duty and other matters that concerned not a mere human worm. And the gods smiled on Cæsar; for he lived the life they had given him boldly, and was not forever rebuking us for our indecent ways of creation, and hiding our handiwork as a shameful thing. Ye know well what I mean; for this is one of your own sins.

And thus it fell out between the old Rome and the new, that Cæsar said, "Unless I break the law of old Rome, I cannot take my share in ruling her; and the gift of ruling that the gods gave me will perish without fruit." But Pompey said, "The law is above all; and if thou break it thou shalt die." Then said Cæsar, "I will break it: kill me who can." And he broke it. And Pompey went for him, as ye say, with a great army to slay him and uphold the old Rome. So Cæsar fled across the Adriatic sea; for the high gods had a

的道路；而神的道路却是生命的道路；因此神走到自己道路的尽头时是智慧的，而军人走到他的道路的尽头时却是个傻子。庞培固执地支持着旧罗马，只有在旧罗马军人才能变成伟大的人物；但天神们却转到新罗马那里去了，在新罗马一个人凭自己的才智，想变成什么就能变成什么。庞培的朋友凯撒就站在天神这一边；因为他看到罗马已经不是那群渺小的旧罗马人所能控制的了。这个凯撒是很能讲话的，也是个政客：他用言辞和金钱收买人，就像现在有人收买你们一样。等到言辞和金钱不能满足他们而要求战争的荣耀的时候，凯撒，在他中年时期，就改行从事了战争事业；他给人们谋福利的时候，人们反对他，可是等到他杀人，征服人的时候，这些人却向他屈服了；这正是你们凡人的天性啊。至于庞培呢，天神看腻了他的庆功游行，他的那种自以为是天神的样子；因为他总爱谈讲法律、天职以及其它一些凡人该过问的事情。天神们喜欢凯撒，因为神给了他生命，他也敢作敢当，并不老是责备我们创造生命的方式极不道德，也不以我们所造的东西为可耻而加以隐讳。你们自然知道我的话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正是你们也犯的一种罪恶。

这样，新旧罗马就冲突起来了，凯撒说，“我要是不破坏旧罗马的法律，我就不能参加统治罗马的工作，天神给我的统治天才，就要白白浪费掉了。”可是庞培说，“法律是高于一切的，你要破坏法律，你就得死。”凯撒说，“我一定要把它破坏，谁要杀死我，就让他来杀吧。”于是他破坏了法律。庞培就带着一支大军去杀他，来维护旧罗马。凯撒逃过了阿得利海，因为天神要给他一次教训；你们要是老忘记了天神，只崇拜那天神中最没出息的财神，迟早天神也会给你们一次教训。因此在天神没有使凯撒成为天下的霸主之前，

lesson to teach him, which lesson they shall also teach you in due time if ye continue to forget them and to worship that cad among gods, Mammon. Therefore before they raised Cæsar to be master of the world, they were minded to throw him down into the dust, even beneath the feet of Pompey, and blacken his face before the nations. And Pompey they raised higher than ever, he and his laws and his high mind that aped the gods, so that his fall might be the more terrible. And Pompey followed Cæsar, and overcame him with all the majesty of old Rome, and stood over him and over the whole world even as ye stand over it with your fleet that covers thirty miles of the sea. And when Cæsar was brought down to utter nothingness, he made a last stand to die honorably, and did not despair; for he said, "Against me there is Pompey, and the old Rome, and the law and the legions: all all against me; but high above these are the gods; and Pompey is a fool." And the gods laughed and approved; and on the field of Pharsalia the impossible came to pass; the blood and iron ye pin your faith on fell before the spirit of man; for the spirit of man is the will of the gods; and Pompey's power crumbled in his hand, even as the power of imperial Spain crumbled when it was set against your fathers in the days when England was little, and knew her own mind, and had a mind to know instead of a circulation of newspapers. Wherefore look to it, lest some little people whom ye would enslave rise up and become in the hand of God the scourge of your boastings and your injustices and your lusts and stupidities.

And now, would ye know the end of Pompey, or will ye sleep while a god speaks? Heed my words well; for Pompey went where ye have gone, even to Egypt, where there was a Roman occupation even as there was but now a British one.